

Makeside

梁中堂 著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商品理论新探

SHEHUIZUYI
SHANGPINLILUN
★ XINTAN

经济科学出版社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商品 理论新探

梁 中 堂

经 济 科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责任编辑：龚 援

责任校对：李 鹏

封面设计：李法明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商品理论新探

梁 中 堂

★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东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6.5印张 135000字

1989年8月第一版 1989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700册

ISBN7—5058—0225—9/F·194 定价：2.40元

自序

我学习政治经济学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始的。我在阅读经典著作时，丝毫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曾经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印象。但在之后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发现凡是谈及社会主义商品理论的文章，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预言”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生产。1980年，我曾就此写了一篇论文。同时，也就是在这次写作的过程中，我感到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比如，马克思没有作过这样的“预言”，但马克思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观点是如何产生，以及怎样被提出来的？这个观点又怎么能够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接受？我通过几年来的研究，已经对这些问题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早在中世纪之前，由于商品货币所固有的拜物教性质，造成了对商品货币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一种是极力赞美和崇拜货币的思想，把货币和黄金当做上帝一样颂扬，另外一种是把金钱当做万恶之源。当社会主义还没有在现实中产生，而是从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头脑中设想出来的时候，他们那些被描述为平等、和谐的“理想社会”就是与商品交换水火不相容的。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货币，是马克思之前早就存在的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命题。

马克思在革命活动的初期，在正式提出他的学说之前，就同空想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不凭空“预言”和“设想”未来社会的远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对现实的批判，从批判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是将这样的原则贯彻始终的。现在被人们引出来证明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社会主义排斥商品货币的话，都是他们为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批判机会主义观点时，为当时批判服务所讲的。如果严格地讨论问题，这根本不能算是作者的“预言”。相反，我们倒是从倍倍尔、考茨基和布哈林的著作中，不难看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远景的设想。从以上三人的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专门谈论未来社会的“组织结构”、“社会结构”以及生产原则的章节。比如“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法则”（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未来的国家”（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等等。19世纪70年代，当马克思、恩格斯拒绝提供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和“组织结构”的时候，一些马克思的学生开始出面纷纷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缺陷”。他们不仅“设想”了未来社会的“社会结构”，而且“预言”了比社会结构更为具体、更为细致的生产形式问题。因为社会还不具备回答这些问题的条件，所以，他们也只能借助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就提供的答案，即社会主义社会中将不存在商品货币范畴。所以，与其说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生产，不如说是马克思的学生预言更确切。

但是，即令如此，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虽然不少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社会主义不应该保留商品生产，但无人把这个观点直接同马克思联系起来，说这是马克思的“设想”。因为马克思拒绝“设想”未来，在马克思的学生中间是众所

周知的事实。1926年，季诺维也夫同斯大林辩论时，开始提出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社会主义排斥阶级、排斥商品生产的观点。在30年代和40年代，苏联理论界和国家机关中否认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观点曾受到斯大林的多次批评。但是，少数仍坚持社会主义不应存在商品生产的人，自然需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找依据以对付斯大林的批评。这一个时期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观点，不是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不正确或在社会主义实践面前碰了壁，而是为了以死人压活人，是为了否定斯大林的社会实践，否定社会主义实行商品生产。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随着斯大林的实践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苏联党内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也逐渐滋生起来。到40年代末期，为了证明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同意社会主义社会采取商品生产的理论家也接受了马克思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观点。不过，这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引出这个观点，不是为了证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不正确，而是为了提高斯大林在突破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伟大贡献，是为了抬高活人而贬损死人。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当我们党和国家开始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拓者——苏联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的必然性的肯定派和否定派，几乎众口一声地在讲马克思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对于我们来讲，这个观点是从苏联那里传下来的。

从19世纪下半期起，声称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观点从未消失过。但是，最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一段时期以来，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论据，也就是这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商品存在必然性的“预言”问题了。自从从马克思背上

这个莫须有的“预言”之后，不仅马克思的敌人和批评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或者认为存在“过时”的成分，而且就连那些极力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人，对此也只能保持缄默而无言以对。我希望这本小册子能够说明一点问题。

一九八六年七月

目 录

第一章 马克思没有提出过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生 产的命题.....	1
一、马克思拒绝“预言”未来社会的细节.....	1
二、一个在马克思之前早就存在的命题.....	13
三、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的命题的批 判.....	21
第二章 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所谓有关“设想”的 考证.....	29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商品理论排斥所谓“设想”.....	29
二、马克思经济学成熟之前的说法.....	43
三、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有关论述.....	44
四、关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	49
五、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有关论述.....	52
第三章 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商品和价值问题的论 述.....	58
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为未来社会创造了物质基础.....	58
二、过渡时期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	61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评论.....	66
四、关于合作制和两种公有制的思想.....	69
五、关于商品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产生和起源的思 想.....	70
六、关于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价值问题.....	72

第四章 马克思、恩格斯论商品消亡的条件·····	77
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77
二、公有制的建立和私有制的消灭·····	81
三、劳动者的自由发展和个人劳动直接作为社会总劳动 的构成部分·····	84
四、对生产过程有意识的直接的控制·····	87
五、商品消亡是一个历史过程·····	89
第五章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商品问题的思想·····	95
一、列宁是怎样对待预言的·····	95
二、列宁在革命前的有关商品理论·····	102
三、十月革命后有关商品问题的一些新提法·····	109
四、从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中应引出的结论·····	116
第六章 “马克思否认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观点是怎样 形成的·····	130
一、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传播和机会主 义的影响·····	130
二、考茨基关于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生产的思想·····	138
三、布哈林经济思想的广泛影响·····	145
四、季诺维也夫和苏联其他经济学家提出“马克思否定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154
第七章 关于马克思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 总评论·····	164
一、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区分不是无限的·····	165
二、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	173
三、必须准确地把握经典著作的历史背景和逻辑·····	179
四、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	186

第 一 章

马克思没有提出过社会主义 不存在商品生产的命题

最近几十年,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中,人们不断重复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预言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生产。其实,这样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从不预言未来社会的细节。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一个先于马克思、恩格斯而存在的命题。此外,只要我们认真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起源,就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商品理论不仅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商品生产“永恒论”否定的结果,而且同时也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非历史观念批判的结果。所以,对于生活在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环境中的人来说,设想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年前预言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件十分容易的事情。但是,对于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具体设想和预言未来社会生活的细节,却是不可能发生的。

一、马克思拒绝“预言”未来社会的细节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

器，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出这一历史的必然性之后，不少的人把马克思、恩格斯当做“预言家”。^①这是极不恰当的。揭示未来发展趋势同预言并不是一回事。所谓趋势就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即规律性。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揭示，是以社会历史暴露出来的必然联系为依据，运用科学的方法，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但是，一般意义上的预言则不可能这样。预言是对一些事物的预示和推测。它可以有可靠的根据，也可以凭空设想。一般意义上的预言，可以因为逻辑严密而言中，也可以因为方法错误而失之千里。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着十分严谨的学风，他们从事的工作仅仅限于当时所面临的任务和使命。这些任务和使命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为无产阶级制定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帮助制定当时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十分迫切的战略和策略。除此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陷入空想去推测和预言未来社会的细节。所以，伟大导师总认为自己没有为人们解答此类问题的义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由以下两个因素所决定的。第一，马克思认为，社会只能解决那些客观地提到人们面前的任务。在事物发展还不具有客观条件的时候，别说人们无力解决它，就连正确的认识也不可能。第二，马克思不仅认为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而且人类的认识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未来的社会问题再困难，也能够被未来的人们所克服。为此，马克思

^① 考茨基就把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善于预言”的预言家。他认为，“在政治方面没有预言是不行的”。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4—35页、第38页。

和恩格斯不同于那些空想主义者。他们对于当时的各国工人阶级政党所求教的斗争策略问题，都是尽可能回答得具体而周密；而对于未来的社会发展只是根据历史所提出的依据，只作出最一般性的回答。

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列宁是不多见的能够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这一科学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多次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做的意义，并且把这一作法当做区别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志之一。列宁在从事革命活动的早期，曾反驳民粹派米哈洛夫斯基的一个观点，根据这个观点，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工人群众中得到迅速和广泛的传播。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许诺人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列宁批驳说：“每一个稍微知道社会主义和西方工人运动历史的人，都可看出这种解释是极端荒谬和虚伪的。谁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绘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谁都知道，例如《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的主要的著作，对于未来只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只考察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要素。谁都知道，在说到未来的远景方面，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所提供的东西简直多得无比，他们极详细地描绘了未来的社会，想以这种制度的美景引诱人类，说那时人们将不必进行斗争，那时人们的社会关系将不是建筑在剥削上，而是建筑在合乎人类天性条件的真正进步原则上。”^①

从列宁的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马克思主义“从未描绘过任何未来的远景”；第二，马克思主义对于未来“只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和“只考察未来的制度所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全集》第1卷，第164页。

有已长成的那些现有的要素”。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从对现实的批判中对未来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第三，是否凭空设想未来社会的细节，是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区别。

列宁也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同未来完全无关，上面所说的马克思是从“现有的要素”来揭示未来，即从现有的客观因素来揭示历史的必然性。列宁在后来评论马克思从工厂制度揭示出“未来时代教育的萌芽”时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是根据这种历史条件提出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的，这就是说不仅要解释过去，而且要大胆预察未来”。^①就是说，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历史趋势所作的揭示，完全是以当时具有的“历史条件”为出发点的，所以，马克思的“预察未来”不可能象其他思想流派那样陷入空想，这也是马克思不可能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值得重视的是，凡是提到马克思关于未来的发展问题，列宁总是强调这一点。比如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的《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在讨论到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时说：“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象自然科学家提出某一新的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的。”^②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列宁在同布哈林辩论时又一次指出：“马克思说：在一定条件下，工人绝不拒绝向资产阶级赎买。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既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活动家的手脚，他

①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1卷，第52页。

②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44—445页。

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①

就是说，马克思只是根据客观事物发展提供的材料为依据，揭示那些事物本质性的从而是一般性的联系，解决那些属于自己应该解决的问题，完成那些属于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和使命。而不凭空幻想和设计未来社会的细节和形式。

我们有必要列举出下面事例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严肃的学风和科学家所具有的严谨态度。

第一件事或许能说明为什么马克思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能够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青年时期，欧洲的共产主义思潮十分盛行。有号称共产主义的如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还有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蒲鲁东、傅立叶等等。马克思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这些注定要失败的思想运动，其主要原则就是不凭空设想。1843年，即列宁说的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前一年，^② 马克思就说：“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③

① 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全集》第27卷，第318页。

② 参见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1卷，第29页。《马克思学说的命运》，《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1页。

③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第一是“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第二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而严谨的真谛。马克思、恩格斯在投入欧洲工人运动的最初几年中，都以主要精力同空想社会主义进行斗争。魏特林、蒲鲁东、海尔曼·克利盖等。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点，就是都有一整套凭空设想的医治社会百病的现成药方，认为社会的出路就是接受他们从头脑中设想出来的“现成药方”。马克思、恩格斯能够改造“正义者同盟”等许多德国工人组织，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最终同魏特林、蒲鲁东等人的决裂，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决不能凭借“设想”，而只能来自对现实世界的批判。这也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同科学社会主义者所从事的两种不同的事业。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再次指出：共产党人“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①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在其创立初期就同空想主义划清了界限。

可贵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把清除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始终当做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马克思评论巴黎公社的原则时说：工人阶级“并没有想par décret du peuple(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的因素。”^②说明马克思并不认为“人民的法令”之类的意志在革命进程中如何重要，真正重要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2—363页。

是客观过程所显示的固有的趋势或社会发展规律自身。恩格斯在论述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对巴黎公社的影响时说：

“虽然蒲鲁东主义者在公社中有许多代表，可是根据蒲鲁东的方案来清算旧社会或组织经济力量的尝试却一点也不曾做过。恰恰相反，公社莫大的荣幸，就在于它的一切经济措施的‘活的灵魂’不是由什么原则，而是由简单的实际需要所构成。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措施——废除面包工人的夜工、禁止工厂罚款、没收停业工厂和作坊并将其交给工人团体——一点不合乎蒲鲁东的精神，而合乎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蒲鲁东主义者所实行的唯一社会措施就是拒绝没收法兰西银行，而这却是公社覆灭的一部分原因。所谓布朗基主义者情况也是一样，只要他们企图由纯政治革命家转变为具有一定纲领的社会主义工人派别……他们就不是宣告蒲鲁东的拯救社会计划的‘原则’，而是宣告（并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宣告）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即关于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过渡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观点……”^①可见，是否从头脑中制造“原则”以塑造工人运动；是否依据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规律要求，采取政治行动，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以达到阶级和国家消亡，这是划分工人运动中两个不同的派别——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志。直到晚年，马克思仍然坚持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立场。大约从1879年下半年到1880年11月，当马克思看到德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瓦格纳在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是‘他（即马克思——引者）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基石’”的时候，马克思立即反驳说：“我从来没

^①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27页。

有创造过‘社会主义体系’……”^①表明马克思从不设想“原则”以塑造运动。

关于怎样对待未来社会，马克思、恩格斯的历来态度是很明朗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恩格斯特别回答了某些人盼之已久的期望，即希望从马克思那里得到具体的革命指示和为未来社会描绘的蓝图。恩格斯坦率地指出：“这本书（指《资本论》第一卷——引者）会使某些读者很失望。在某些圈子内已经有好几年谈到它的出版了。书里毕竟应该揭示出真正社会主义的秘密学说和万应药方，而另一些读者在终于看到关于它出版的消息后，可能会以为他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望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马克思现在是在，而且将来仍然是始终如一的革命家，并且在科学著作中没有人象他那样毫不掩盖自己的这些观点。可是关于社会变革后将怎样，他只是最一般地谈到。”

1881年1月，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打算在将召开的苏黎世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讨论社会党人取得政权后，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的立法措施应该是什么。当该党的创始人组文胡斯为此征询马克思的意见时，马克思坦率地回答说：“您告诉我的要在即将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提得不正确的。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

^①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99页。